

魔法 / 陳奕聰

細雨綿綿。

工作了一整天，我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休息著，口中徐徐呼出的煙圈訴說著一整天的辛勞，窗外的綿綿細雨，教獨坐在客廳中的我，倍感愁緒。

「無憂？吳優！」一眨眼，滄海桑田，尤記得十年前，家徒四壁，我如何努力，如何不顧一切地工作，才得以平步青雲，當上公司的董事。昔日的家徒四壁，今天的雕欄玉砌。雖非坐擁萬貫家財，但總算衣食無憂，名正言順不負父母賜名「無憂」之寄望，可是，每逢這下雨天，總有種莫名的愁緒縈繞心頭，揮之不去，教人難以釋懷。

是空虛嗎？不，我想，今天，呼朋喚友絕不是難題。

是孤獨吧？也不是。賴在沙發上的我笑了笑，抖一抖那煙斗，呼出最後一口煙圈，中止那無謂的胡思亂想，準備繼續那未完的工作。正當我離開客廳，走向書房之際，不知甚麼該死的東西絆住了我的腳，害得我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四腳朝天，我立時往地上一看，原來是搬家後尚待整理的雜物，我賭氣地向雜物箱踢上一腳，以報遭其暗算之仇，誰料，這一腳竟讓那箱子身受重傷，口吐雜物，伏在地上奄奄一息。

「我的天呀！」疲倦的我，看著滿地雜物，很是後悔那一腳。我無助地蹲在地上，伸出疲倦的雙手，收拾箱子一件又一件的「嘔吐物」。兒時的鐵皮火車、彈珠，連生鏽的餅乾罐也有一個。我一面收拾，一面念念有詞地咒罵那食量驚人的雜物箱。

「吶、吶」當我抱起那生鏽的餅乾罐時，它的肚子竟然發出了奇怪的聲音，好奇的我用指尖翻開了它的肚子一看，「甚麼？」內裡的竟然是……

那時，窗外依舊細雨綿綿，蹲在地上的我思潮起伏。

依稀記得小時候，討厭喝牛奶的我，個子特別矮小，是個小不點，讓家人非常擔心。忽然有一天，爸爸對我說：「想看魔術嗎？想看的話便每天喝掉一瓶牛奶，把樽子留著，到下一次雨天，便給你變個神奇的魔術。」於是，在往後數天，我一起床便在客廳的桌上拿過牛奶，然後蹲在窗前，一面望著天，一面用手捏著鼻子，把那討人厭的牛奶辛苦嚥下去，好不容易

喝掉一瓶牛奶後，我便把那空的牛奶樽珍而重之地放進餅乾罐中，蓋好罐子，期待著下一個雨天，期待著爸爸的魔術。

「一、二、三……」蹲在地上的我數著餅乾罐中的牛奶樽。

「對了，是七。」依稀記得是七天，喝掉七瓶牛奶後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下雨天。記得那時矮小的我看到窗外下個不停的雨，手舞足蹈，興奮莫名，立時用那小手拉著爸爸那溫暖的大手，把他拉到窗前，並拿出那七個空的牛奶樽，嚷著要爸爸變魔術，只記得爸爸當時用他的大手，拍了拍我的頭，說：「傻孩子，別急，魔術師要有魔法棒才能變魔術的。」說罷，便從工具箱中，拿出了一個魚網，並告訴我那魚網便是魔法棒。

看著那「魔法棒」，我不說分由便哭了出來，梨花帶雨地抱怨爸爸欺騙我。記得那時爸爸又用他那溫暖的大手，拍了拍我的頭，並對我說爸爸是不會騙自己孩子的，但當時我依然不信，硬要爸爸蹲下，並用我那小手打開爸爸的大口，看他的大牙還在不在，當我看到爸爸的大牙依舊不偏不倚地蹲在爸爸的牙肉上，我才放下心頭大石，破涕而笑，爸爸見我這麼愛哭便合上口，作勢咬我的小手，躲開了我的我亦因而笑得更歡、更樂了。

一場哭鬧過後，爸爸用指尖擦去我臉上的眼淚，接著便牽著我，帶上他的「魔法棒」，走到街上。爸爸一手撐著傘子，一手護著我，我則用一雙小手死命地抱著那餅乾罐。那時雨依舊是綿綿，下個不停，奇怪的是，下個不停的雨是冷的，但打在身上的，卻是暖的。

我倆一路走，走到後山的石溪，那時雨亦停了，爸爸走上石溪看了看，念念有詞地說道：「下雨天，水仙子真的特別多。」接著便用他的「魔法棒」在石溪中撈了撈，並叫呆在一旁的我把牛奶樽遞給他，好一會兒，爸爸從石溪上走了下來，並把牛奶樽遞到我的跟前，我仔細一看，只見一個個小黑點，一隻隻小蝌蚪在樽內游來游去，自在非常，那時的我笑得比雨後的彩虹更美、更甜了。

蹲在地上的我，看著一個個牛奶樽，不禁笑了笑，原來爸爸當天要變的不是蝌蚪，而是要把我變高。看著那殘破的「魔法棒」，真的不能不佩服爸爸這神奇的魔術。

這夜，雨依舊是下個不停，我從桌上拿過牛奶，走到窗前，看著那依舊下個不停的雨，嚥下那依舊討厭的牛奶。

「不知道今年下雨天，水仙子是否特別多呢？」

我把手伸到窗外，雨是冷的，但打在手心的卻是暖的。